**莊子寓言故事中的哲理**

**講稿**

簡介：

　　《莊子》作為一部古代經典，經過千年以來的解讀、注釋與流衍，它不單成為學術研究的著作，更是宗教思想的根源，甚至已融入於中國文化之內乃至許多中國人的生活之中。解讀《莊子》著實有許多不同的方式，本輯節目則從《莊子》的「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為入路，既討論《莊子》中別具特色的「道言」故事，更以此探討《莊子》中的哲學思想（智慧），期望能將《莊子》思想的精粹給聽眾帶來兩種不同層次的思考：文化生活的智慧與莊子哲學的意義。

主講：韓曉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第十一集：《莊子外篇》〈山木〉的「材與不材」寓言解讀。**

**第一部分：「材與不材」寓言閱讀的第一步──通俗地講（15MIN）**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好高興能夠繼續同大家一起分享中國哲學的經典閱讀。今集講的故事是「材與不材」，出於《莊子》外篇的《山木》。《山木》是莊子外篇的其中一篇，而我們今集開始講《莊子》外篇，外雜篇一直也被視莊子後學所著的作品，不過，即使並不是莊子自己所書寫的作品也並不代表與莊子無關，我們仍然可以當作是莊子學的一部分，即是從莊子思想中作出不同的引伸，補充或側寫等的可能發展。劉笑敢教授對於「莊子後學」區分成三個派別，即是述莊派、無君派和黃老派，劉教授對於外雜篇的分類主要從與內篇的義理內容上的關係來釐定，述莊派是同大於異；無君派是異大於同；黃老派則是同異參半，當然，劉笑敢教授對於這三分法的分類是從哲學內容與用語概念的統計與比較，所以，他的分類與研究是很有說服力的，如果大家對莊子思想有興趣研究，我很推薦劉笑敢教授這本《莊子哲學及其演變》的著作，而這本書在2010年由中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個修訂版，增加了五個附錄，更可以一窺劉笑敢教授二三十年來對莊子哲學研究的一些變化。好了，說回我們今天要講的「材與不材」故事，這個故事是出於外篇《山木》，在劉笑敢教授的「莊子後學」分類中，《山木》篇是屬於述莊派，即是在義理內容上與內七篇中所表達的比較相近，究竟《山木》所表達的內容與內七篇有所相近之處呢？而「材與不材」又是一個怎樣的故事呢？以下我先用口語說講講這個故事：

　　有一日，莊子和他的門生在山中行逛，看見大棵生長得很茂盛的大樹，而伐木工人卻只站在樹旁邊休息而不去砍伐這棵大樹，莊子好奇地問伐木工人，伐木工人就說：「這棵樹並沒有用。」莊子聽後就對學生說：「這棵大樹因為無用反而能夠享盡天年。」

　　莊子從山上下來就住宿到朋友的家中，朋友非常高興，就著僕人拿家中的一隻鵝來宰殺招待莊子，僕人就反問：「我們家有兩隻鵝，有一隻會叫，有一隻不會叫，究竟殺哪一隻好呢？」莊子的朋友直接地說：「殺那隻無用不會叫的。」

　　第二天，莊子和學生們離開朋友的家，其中一個學生就問莊子：「昨天山上的樹木因為不材就能夠享盡天年；現在主人的鵝就因為不材而被殺。請問莊子老師我們應該怎樣處世呢？是材還是不材呢？」

　　莊子笑著說：「我認為自己將是站在材與不材之間。在材與不材之間似乎是一個妥當的位置，其實也並不是的，也同樣地會導致疲於奔命的。假如能夠做到『乘道德而浮游』的話，就能夠處世了。即是不為名譽也不為羞辱，時而顯現時而隱晦，能夠順應時勢而變化，不滯偏執於任何一個固定點，在一進一退之間，以自然和諧作為考量，能夠以遊心於萬物的根源，使用或主宰萬物而不被外物所牽扯，這樣處世就不會疲於奔命了。這亦是黃帝和神農氏的處世方式。如果以萬事萬物的性情或人的習慣來處世就有問題了，所謂有聚必有散，有成功就有失敗，銳利的就容易遭挫折，尊貴的就常受到非議，有作為的就會受到損失，賢達的就被人謀算，不肖的也同樣會被人侮辱，所以怎可能只偏執一方呢？所以，同學們，你們要懂得『乘道德而浮游』，以道德的根源來處世呀！」

　　故事說到這裏。在這個故事的開頭會以為莊子主張做人處世是「不材」，不過，莊子似乎更滑頭，說做人處世是「在材與不材之間」，即是在不同的情境要學懂得變化，所謂「一龍一蛇，與時俱化」，即是能夠在人世間做到一進一退之間，學懂得審時度勢就是做人處世之道。不過，假如從這個角度來講莊子的「材與不材」其實與我們現代人常常講的辦公室智慧差不多，在不同的情境要知進退，這樣才算是「識做」或「襟撈」。但是，如果你告訴我莊子是教我們做人處世是一種滑頭或辦公室智慧，我又總是直覺地認為是有問題的，問題是莊子所教的做人處事，或者講是應世的方式，一直也不是只從常識中來討論，而是會從他對於「道」的體驗來講，記得《人間世》的支離疏嗎？莊子雖然說支離疏能夠享天年，又得到很多好處，實際上，莊子的重點是「支離其德」，即以為在精神內在的層面上能夠突破單一的價值標準，有別於常態的思維模式為要義。如此來看，則莊子在《山木》提出的「材與不材」就不可能是一種滑頭的辦公室智慧，況且，莊子在故事中已經明言在「材與不材之間」的說法，其實也是有問題的，這樣的應世還是會疲於奔命的，即是要看風駛利，鑑貌辨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試想像每天要看老闆的氣色及臉色，有時都會猜錯，而我們也不是每個都是堪輿學家，不能夠每每都說中別人心中所想的，看風駛利一定極為疲累。那麼，究竟我們應該如何衡定「材與不材」故事中的道理呢？我想從兩方面來說，一是「乘道德而浮游」及「其唯道德之鄉」的詮釋；一是通篇《山木》的文本脈絡的詮釋。

　　「乘道德而浮游」與「其唯道德之鄉」中最重要的是「道德」兩個字，《莊子》言「德」有兩重意思，一是淳樸的自然本性；一是圓滿和諧的修養境界。所謂「乘道德而浮游」即是以自己的內在精神淳樸的自然本性為依據，不去過分地違和自己或別人的立場或思考來處世，這樣就能夠以「遊心」來應對人間世的各種事情。而莊子在解釋這種做法時更直接指出是從時勢的變化無定作為考量的，即是固定立於一點就可能會遇上另一邊的極端，有聚有散，有得有失，有利有弊，面對如此難以忖測的人間世之下，首先需要「與時俱化」即是學識看透世情，跟著就是不違和於自己的自然本性，從而踐行達至和諧的境界。如此，所謂「其唯道德之鄉」即是處世的第二步。

　　另外，通篇《山木》其實都是教導人如何處世，或者更準確地講就是免患之道，「材與不材」是《山木》篇的第一個故事，而第二個故事就提出「虛己以遊世」，不以個人的貪圖名利才能免於權位之爭；第三個故事講聚財製鐘的故事來說明不得失於民又能成就大事的無為施政；第四個故事則是大公任勸告孔子不為功名來免於被圍；第五個故事是借子桑雽的口說出在窮困禍患之際能夠見證真正親朋的事……《山木》篇內共有九個故事，從故事的內容來看，不難發現《山木》是屢屢提及因為對名利權勢等等的不同貪圖而招致禍害的問題，而「材與不材」的故事則是首先揭發如何可以不被招致禍害的方案，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則不難發現「材與不材」的故事是教人如何可以避免人世間中的禍患。其中的要點有二：一是「與時俱化」，即看透世情的變化；二是「乘道德而浮游」，即以自身的淳樸自然本性為據，在不違和自己的性情之下作出種種的應對，如不為名譽也不為羞辱，時而顯現時而隱晦。如此，就能夠不失去於自我卻又能夠避免於人間世的禍患。

　　從現代的社會來看，有很多人只能夠做到第一步，即是「與時俱化」，面對世情的變遷並忖測其中的可能變幻，從而看風駛利。好像雨傘運動期間，香港人都被逼要分成黃絲或藍絲，一係支持佔中，一係反對佔中，在那段時間你會發現有不少人是為表忠心愛國愛黨就說了很多匪夷所思的說話，例如有商人會講阻人搵食猶如殺人父母，以經濟大於一切來講反對佔中，不過，如果是如此信奉經濟大於一切的原則，就不能夠反對領展的大商場新管理，或地產商加租幾倍的問題，不過，實際上他們更會怨懟其他以經濟利益為先的競爭。又例如剛剛的香港電影金像獎中，《十年》得到最佳電影獎，黃百鳴，林見岳等就立即大唱反調，又說甚麼藝術成就不高，又講《十年》沒有其他方面的技術性的提名反而只是話題性而得獎，甚至是「未看先判」，認為只用五十萬如何可以拍出一部高質素的電影等話。從「材與不材」的角度來看，不少電影頒獎活動也有不同的準則，有時是內容題材，有時是技術畫面，重要的是這並不是一人一標準的，而是從幾十人的評判團為準，他們會受到社會的風氣影響，亦會受到個人對於電影的素則要求所影響，基本上就是「材與不材之間」的，如何能夠適切中評審的準則，其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十年》得獎後，有人反對有人喜歡，對於喜歡這樣的題材的人來說不一定表示大力支持，或反駁喝倒采的聲音，只要從自己的淳樸自然本性喜歡就可以了，《十年》這部電影得到這個獎項是否就能夠延續下去，或得到更多人去觀賞呢？其實反對的或害怕受牽連的也不會理會，反而是那些立即表明態度的就更容易被人發現他們的另類思維模式。從我剛剛說的例子來看，可以發現莊子的「材與不材」並不是一味的滑頭，而是看透世情；另一方面也不是毫無立場，而是從一個據於自然本性而作出具有「距離感」的判斷，如此，可能會被人說成是得個「講」字，或不夠勇敢，但是，這正是莊子或道家式的一種責任感或知識分子思考模式。在我來看，並不是要全部人也要勇武，也不能夠全部人也在龜縮，而是能夠從不同的淳樸自然本性中作出多元的價值判斷，或者，這正是道家式的思維。

**第二部分：「材與不材」寓言閱讀的第二步──學術地講（15MIN）**

　　現在我試從學術地講「材與不材」。我想從兩方面來討論「材與不材」的問題，一是從劉笑敢教授的說法來討論，即他認為《山木》中的全生免患故事其實都是論證了精神自由所表現的「無心無情」之生活態度；一是由賴錫三教授提出的「道家型知識分子論」。

　　先講劉笑敢教授的說法，劉笑敢教授對於莊子思想的系統架構上，以安命論為起點，逍遙論為終點，而逍遙論即是以「與道為一」、「精神虛靜」、「逍遙而遊」等的神秘體驗為精神生活的中心，從而以精神自由為最高的生活理想，而這種精神自由所表現的生活態度即是「無心無情」，所謂「無心」即是無思無慮；所謂「無情」即是無有好惡，無心無情的表現就是超然於人世間之外，做到絕對的不動心。劉笑敢教授更指出「無心無情」具有兩個重要的意義，一是道家無為理論的極端化，一是從安命論過渡至逍遙論的關鍵。簡要來說，「無心無情」就是莊子極力追求超脫於現實的精神自由而對現實的生活表現。然而，從我們對於「材與不材」的詮釋來看，則《山木》篇是否就是論證「無心無情」呢？我的答案是不肯定的，因為在「材與不材」的故事中，莊子雖然有說過：「不為名譽也不為羞辱，時而顯現時而隱晦，能夠順應時勢而變化，不滯偏執於任何一個固定點。」但是，莊子更直接提出「乘道德而浮游」與「其唯道德之鄉」的做法，即是莊子並不是完全對於現實作出無思無慮或無有好惡的態度，只是從一個具有距離感位置來判斷，也要返回自身的淳樸自然本性來看，假如我的說法是正確的話，則要說《山木》篇乃是論證「無心無情」的講法就需要再作出討論。

　　另外，再講講賴鍚三教授的「道家型知識分子論」。賴鍚三教授是近年在台灣一直專注於莊子學研究的青年學者，只有四十多歲。他提出「道家型知識分子論」其實是緣於挑戰把道家思想定性為隱士，山林逃亡者等形象的傳統，從晉魏時期開始，道家思想得以盛行，似乎就在於對政治社會問題的逃避，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似乎就是一代人定性道家思想的不吃人間煙火形象。然而，賴鍚三教授卻從權力批判與文化更新的角度，重新詮釋道家思想中那種對人間世持有「距離感」卻又找出現實政治權力、社會文化的種種病徵，認為《莊子》的思想並不是一味的以脫離現實的精神自由，也有對於現實中的不即不離狀態，是以《莊子》思想中所具有的應世態度是值得重新發掘的。其實，劉笑敢教授在近年也有提出「道家的責任感」概念，不過，他主要的論證是依於《老子》而來。從這「道家型的知識分子論」來看，則我們可以對於莊子或道家思想的隱士或逃難者形象的形成與思想詮釋作出進一步的探討，如陶淵明的道家思想所著重的是怎樣的道家，我們也可以從「道家型的知識分子論」或「道家的責任感」來為現實社會的問題作出不同的價值取向參考，這些都可以從學術上探討的問題。或者，今集就到此為止。

──第十一集完─